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深化对非对称斗争的理性认识

吴永亮 张德群

引言

非对称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各国战争实践和常态化斗争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当前，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混合博弈特征更加凸显，非对称斗争的要义实质、运用主体、运筹实施、手段选择、制胜途径等方面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对非对称斗争的理性认识，有助于坚持运筹非对称斗争策略，更好地赢得各领域斗争主动权。

从要义实质看，非对称斗争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非对称斗争的关键在于不与对手打堂堂之阵，不按对手的套路招法来出牌，而是坚持自己的分析判断，实现完全自主的斗争。首先，自主选择斗争时机。根据形势发展是否有利、斗争条件是否具备、门槛底线是否逾越、风险危机是否可控等因素而定，不跟随节奏摇摆，不草率莽撞行动，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韧性，对手动我亦可静，对手不来我亦可往，恰到好处地把握斗争时机。其次，自主选择斗争领域。国家之间的斗争是国家各领域力量的整体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是斗争的可用选项，不一定对手在某一领域施压，自己就在这一领域回击，不自我设限、束手手脚，而是自主地根据斗争需要灵活选择斗争领域。再次，自主选择斗争方式。斗争是一门艺术，面对斗争是选择主动进攻还是积极防御，应对挑衅是立即招招回击还是持重待机出招，破解围堵是集中一域突破还是全面多向发力，都应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聚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选择合理斗争方式，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方法上灵活机动。

从运用主体看，非对称斗争是强者弱者的共同选择

非对称斗争是强者和弱者都会运用

的斗争方式，双方共同形成非对称、互为非对称，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不同、采取的斗争方式不同，但双方都追求非对称制胜。强者运用非对称，是为了以强击弱，以最小代价快速达成目的、赢得胜利。弱者运用非对称，是为了以弱抗强，尽力积小胜为大胜，改变弱势地位、扭转被动局面。冷战结束后，美军在几场局部战争中不断实践以强对弱的非对称作战。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带来的地缘政治军事压力，采取非对称回应战略，持续强化战略核威慑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谋求慑止美西方对其战略空间的蚕食。2003年，美国联合盟友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非对称，美军凭借综合国力、武器装备、作战指挥、综合保障等方面的优势，与伊拉克的守旧战法、老旧装备、低效指挥、乏力保障等形成鲜明对比。美军占据绝对优势，以信息化作战碾压机械化半机械化作战，是典型的一边倒的非对称战争。但即便是实力较弱的伊拉克军队，在台湾战争中的海夫吉夺战中，仍然采取佯攻战术引开美军空中打击力量，成功夺取海夫吉镇，在阶段作战中占了上风。

从运筹实施看，非对称斗争是对差异化的巧妙利用

斗争中双方实力以及对实力的运用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差异。非对称斗争的过程，也是发现差异、扩大差异和运用差异的有机统一。首先，巧妙利用时空差。斗争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当中进行，双方响应速度、空间布势的差

异都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条件，在一定情况下反应越快、布势越靠前就越可能赢得投棋布子的先机，进而占据主动。当前，新兴领域发展迅猛，新领域新空间争夺异常激烈，谁抢先在新兴领域战略布局，形成新域新质能力，谁就可能形成以高制低、以新制旧的降维打击优势。其次，巧妙利用实力差。实力是斗争的基础，由于斗争双方国情社情军情的不同，国力军力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充分认清双方实力的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才能为选准斗争领域、斗争方式提供依据。非对称斗争中，既有前哨看得见的实力博弈，也有幕后看不见的实力对抗，既要关注硬实力，也要加强软实力，还要提高巧实力，不断通过广泛动员、科技赋能等方式，将斗争潜力高效转化为斗争实力。再次，巧妙利用能差。具有强大实力并不意味着在斗争中一定能占据上风，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也不是必然落在下风，关键在于双方主观能动性的高低。斗争主体之所以都追求胜敌一筹的指导艺术，正是为了形成一整套有效制敌的策略办法，充分发挥出实力的最大斗争效益。非对称斗争中，有时一方刚开始在某个方面、某一行动中相对落后，但通过“在斗争中学习斗争”“以敌为师向对手学习斗争”，加紧发展新手段、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策略，则可以扭转不利态势、后来居上。

从制胜途径看，非对称斗争是以己之能击敌之不能

非对称斗争中，双方都竭尽全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己之优制敌之劣，从而实现以能击不能。首先，摸透对手软肋是前提。不清楚对手软肋在哪，斗争就会无从下手、盲人摸象，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建立对对手的体系性、动态性认知，下大力气从中挖掘强之所在、弱之所伏，进而才能以有限投入取得最大斗争效益。其次，搞清自己长板是基础。既要找到对手之不能，也要搞清自己之所能，强势一方并不是绝对的强，弱势一方也不是绝对的弱，需要充分挖掘自身劣势中的局部优势，战略防御下的战术进攻能力，从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己之强点优势打敌之死穴软肋。再次，推动优劣转化是目标。斗争双方的强与弱是动态变化的，强者不是恒强、弱者不是恒弱，取决于是否善于因时因地因势促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对于弱势一方来说，更需战略耐心和长远经略，积小为大逐步达成战略主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力、经济实力强，但人力、物力先天不足，且侵略战争失道寡助，我通过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最后实现了强弱易位。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联合国军”绝对的制空权优势，我军发挥近战夜战特长和坑道战术，顶住了对手的轮番空地进攻，最终掌握了战场主动。

从手段选择看，非对称斗争是全域联动的综合较量

非对称斗争不是单项单域的较量，而是各领域战略工具箱、战略选项库的综合比拼、统筹运用。一是体系设计、整体筹划。当今世界各领域混合博弈的特征更加凸显，各领域之间的关联性日趋紧密，非对称斗争在坚持政略统领战略、军事服从政治的基础上，需要统筹考虑各领域的资源和行动，从战略全局上加强体系化设计和整体运筹，以有效发挥各领域的能力和优势。二是一体联动、综合发力。非对称斗争是各领

群策集

●把不确定性这把“双刃剑”用好用活了，战争“阻力”就会变成战争“助力”，就能在不确定性之中赢得更大主动性

用好不确定性这把“双刃剑”

张西成

与其他领域相比，战争充满盖然性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战争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对指挥员来说，越是面对不确定，越要把握住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战争有不确定性，肯定也有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指挥员对不确定性的把握，恰恰来自对确定性的掌控。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认为那些善于筹划战争的人，不是争胜在白刃之间，而是首先把功夫下在“立于不败”上。也就是说，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先要保证自己的决策稳妥可靠、部署不出纰漏，从而不给对手以可乘之机。这是在变幻莫测的战争态势下可以把握、可以主导、可以确定的事情。就如同足球比赛中的防守反击战术，先得保证自己不盲动、不冒进、不失球，稳扎稳打、持重待机，而后抓住机会、一击制胜。

现代战争的难以预测性，决定了谁也无法准确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情况。然而，只要以“万全”的准备来应对“万一”的可能，就可以做到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就如同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但可以先把伞准备好；不知道何时发生地震，但可以先把建筑的抗震等级提高。战场对敌的演进及结局可能无法完全被人掌控，但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的力度及最终达到的程度，则完全由人决定。战争中，很难控制敌人的决策，但可以把己的运筹谋虑用到极致；很难控制敌人的行动，但可以把己的各项准备做到极限。

这就要求人们在分析研判战争时，要坚持底线思维，对于战争风险的判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些，把敌人想得更为狡猾些，把措施定得更周密些。我以利诱敌，就要想到敌人可能上钩，也可能不上钩；我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就要想到敌人可能就我所示，也可能识破我的战术；做好了应付敌人硬打击的准备，也要有对付敌人软杀伤的后手；设下伏击敌人的圈套，同时要做好破敌反伏击的安排。从历史实践看，军事斗争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坏的准备，往往不会导致最坏的结果。

战争说到底比拼的是实力和能力，战场上只有能力不够，没有能力过剩。练兵备战越扎实，实战能力越强，就越可能威慑敌人、制止战争，就越能

把确定性留之于己、把不确定性抛之于敌。反之，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想要和平，就要随时准备打仗；做好战斗准备，才能将战争拒之门外。

这就要求军事训练特别是实战化训练，要坚持把提高部队实战能力作为根本指向，摒弃脱离实战的虚招假式。着眼于瞄准强敌，聚焦战争所需，扎实抓好基础训练、体系训练，努力把技能练成本能，把技术练成艺术，把个体凝成一体。加大对抗训练力度，紧贴未来设险难、置难关，把“突如其来”“始料不及”“出乎意外”的情况贯穿对抗始终，逼着指挥员在步步惊心思想战法、谋对策，不断增强官兵应对真实战场的心理素质和过硬本领。事实表明，把不确定性这把“双刃剑”用好用活了，战争“阻力”就会变成战争“助力”，就能在不确定性之中赢得更大主动性。

多维并举推进军事理论创新

刘立章 王嵩

挑灯看剑

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与运用相统一的系统工程，需要强化科技引领、立足战争实践、瞄准强敌对手，多维并举、综合施策，努力提升创新质效。

强化科技引领，催生军事理论创新的新耦合和新动能。科技发展是推动军事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近些年，外军提出的“马赛克战”“多域战”“分布式海上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无不是理论与科技融合衍生的产物。当前，以无人、量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突飞猛进，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巨大变革，正逐步成为改写战争规则的关键变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斗力。军事理论创新，既要善于从新兴技术中探寻新机遇、创造新耦合、催生新动能，构建先进科技、优质潜力资源向新质战斗力转化的快速通道和制度机制，又要积极运用理论的超前性、前沿性强化科技体系布局，牵引新兴技术有指向性地快速迭代演进，提升科技对战斗力的贡献率。通过不断拓展理技融合、产能聚合的广度和深度，保持军事理论创新和前沿科技发展同频共振。

立足战争实践，找准军事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军事理论创新不是空中楼阁，要立足战争实践。战争实践是军事理论的试金石，也是其发展的

源头活水。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这些都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摸索出来的，是对战争实践需求的直接回应。紧盯作战任务、作战行动、作战环境等战争实践中的关键要素，担任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建备重大问题研究，是军事理论探索创新的出发点。军事理论从实践中来，也要到实践中去。只有经过战争实践或者近似实战的检验，军事理论才能不断发展成熟，真正成为指导军队作战的有效指南。因此，军事理论创新须找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和着力点，研究摸索出切合部队当前实际、落位部队实践可行、有效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体系，推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的互促共进、迭代升级。

瞄准强敌对手，强化军事理论创新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刘伯承同志有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病情、敌情、时间、地形。熟悉掌握敌情作为“五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仗定下决心的基础，直接影响作战胜负。现代战争，谁了解对手更多一些、更准一些，谁对战争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一些。军事理论创新同样如此，必须紧盯强敌对手，坚持以敌为鉴、以敌为靶，瞄准其新概念、新战略、新战法，围绕敌我双方博弈，把跟进研究、同步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我为主，注重吸收借鉴转化。要深入研究其作战理念、作战编成、作战模式，学其强、析其弱，全面、系统、辩证分析对手的长板短板，抓住敌人的软肋和死穴，针对性探究克敌之策，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我之能击敌之不能，努力掌控未来战场主动权。

构建新型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

王云发

谈兵论道

面对战争形态新演变、作战方式新变革和备战打仗新要求，锻造制胜战场的作战指挥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形势所需和备战之要。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设计、整体实施、科学推进，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培训体系。

聚焦打赢的能力指标体系

能力指标是牵引培训体系创新的主要依据。有效提升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创新设计能力指标，增强人才培养的有效性针对性。应着眼一体化联合作战新要求，对接作战指挥岗位实际，聚焦把关定向、指挥打仗和组训管理三个方面，细化分解构建具体指标，进而构建能力素质目标模型。首先，在把关定向上，主要着眼作战指挥员岗位特点，重点突出思想政治素养、军事理论积淀、战略思维品质培养，区分政治领导能力、战略筹划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运用能力细化设置指标。其次，在指挥打仗上，主要着眼把握规律和指导作战，重点突出制胜规律认知、指挥技能应用、战术运用水平锤炼、区分全要素一体筹划能力、全体系指挥控制能力、全样式战法运用能力细化设置指标。再次，在组训管理上，主要着眼战时作战指挥夯实基础，强化平时组织训练、管理部队能力提升，重点突出训练理论引领、实际组训技法、训法管法创新运用，区分组织部队按纲施训能力和领导部队依法治军能力细化设置指标。在此基础上，形

规范创新的教学方法体系

改进教学方法是推动培训体系创

成各级各类指挥员能力指标体系，牵引培训体系重构。

战教耦合的课程内容体系

课程内容设置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支撑。应着眼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需要，适应备战打仗要求，以指挥员能力指标为牵引优化课程内容体系。一是突出政治理论课程。着眼党的创新理论最新发展动态更新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对接战场的鲜活事例、红色传承的精神熏陶，把坚定政治方向、提升政治素养、强化政治能力突出出来。二是创新作战指挥课程。抓住军兵种融入联合作战的关键环节和基于网信体系的指挥控制要求，聚焦联合作战分域行动控制和战术级联合作战行动，把基于信息系统联合筹划、基于综合态势指挥控制、基于目标任务自主协同、基于联合体系支援保障等内容突出出来。三是加强训练管理课程。着眼为指挥打仗提供强力支撑，聚焦军事训练组织管理和基本方法，紧盯部队战时管理和平时管理，把组训任教和部队管理能力突出出来。四是拓展战略与科技课程。通过开设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军事经典著作导读、军事战略思维等课程，把学员辩证思维能力、战略筹划能力突出出来；通过开设高新科技运用、无人智能作战等课程，把现代科技认知能力、新质力量运用能力突出出来。

前沿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彰显出其对教育教学的巨大赋能作用，应充分借助先进技术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力保障。首先，打造智慧化教研场所。加快建设智慧网络、智慧教

育的重要途径。应着眼作战指挥能力生成路径，牢固树立专业化规范化培养理念，按照“理论学习—战例研究—技能练习—综合演练”四个步骤，系统推进教学方式方法改进。一是基于问题研讨的理论教学。应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激发自主学习”为导向开展理论教学，充分利用小班研讨、在线课程、翻转课堂等形式，开展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推动研究型、混合式、泛在学习，促使学员掌握现代作战制胜机理、指挥规律和行动方法。二是基于实景还原的战例教学。世界各国军队院校普遍重视战例教学，这对于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指挥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应高度重视三维地图、全息成像、交互仿真、数字孪生等技术，逼真还原战例实情实景，强化学员对战例的多维度认知和深层次理解。三是基于分步细训的技能教学。根据作战任务设置作业条件，按照“设置课题—构设条件—自主作业—研讨交流”的步骤，采取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的方式，教会学员设计编写想定、科学设计评估指标体系，严格落实各项教学制度，完善教学督导、自主评价常态运行机制，确保作战指挥教学督导评估的正向效应。其次，要严格评学。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功能，优化完善考评制度，创新理论考核、战术作业、对抗演练、毕业设计、综合答辩等考评模式，严把入学、培养、毕业三个关口，倒逼学员保持学习动力。再次，要高效反馈。把部队反馈作为重要参考，聘任军政素质好、责任心强

闭环高效的评估反馈体系

的学员作为教学信息反馈员，赋予其在在校期间及返岗之后的教学效果反馈职责，为院校及时掌握教学情况提供稳定的信息来源。